

戴望舒全集

第二卷

戴望舒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作者：戴望舒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1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目 录

第 二 卷

创作部分

夜 莺	685
我的旅伴	686
鲍尔陀一日	692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698
西班牙的铁路	704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711
巴黎的书摊	720
都德的一个故居	726
记马德里的书市	731
山居杂缀	736
再生的波兰	740
香港的旧书市	744
致曾孟朴	748
《鹅妈妈的故事》序引	752
致林蕴清	757

戴望舒全集

《西哈诺》译文商酌	759
匈牙利的“普洛派”作家	763
徐译《女优泰倚思》匡谬	765
苏联文坛的风波	778
英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780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	782
《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译本小引	783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译后记	784
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786
一点意见	797
“文新”第一周年的话	798
阿耶拉	799
《二个皮匠》译者题记	801
《铁甲车》译序	804
望舒诗论	806
法国通信	808
西班牙近代小说概观	814
梅里美小传	827
《紫恋》译后记	835
保尔·蒲尔惹评传	839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847
关于国防诗歌	854
《从苏联回来》题记	858
《现代土耳其政治》编者赘语	859
《星座》创刊小言	861
读者，作者与编者	862
《俗文学》编者致语	863
跋《山城雨景》	864

诗论零札	866
诗人梵乐希逝世	869
悼杜莱塞	875
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879
小说与自然	884
航海日记	886
林泉居日记	896
致赵景深	922
致舒新城	923
致叶灵风	924
致郁达夫	925
致艾青	927
致赵景深	928
致陈敬容	929
致杨静	930
致杨静	933
小说戏曲论集	939
读李贺诗杂记	940
李绅《莺莺歌》逸句	942
无鬼论	945
读《李娃传》	949
《古小说钩沉》校辑之时代和逸序	968
《古小说钩沉》校读记	973
《唐宋传奇集》校读记	981
稗边小缀	987
释“常卖”	994
谈《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	995
释“呼保义”	997

戴望舒全集

跋《醉翁谈录》	999
跋《雨窗欹枕集》	1000
跋《欢喜冤家》	1001
袁刊《水浒传》之真伪	1002
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	1011
日本日光轮王寺所藏中国小说	1013
跋《元曲金钱记》	1015
崔怀宝、薛琼琼的故事	1020
释“盆吊”	1023
释“𪔐扒”	1025
释“设法”	1027
释“纻逻”、“掉𪔐子”、“脱稍儿”	1029
释“葫芦提”、“酪子里”	1030
谈元曲的蒙古方言	1033
关于刘延伯	1037
凌濛初的剧本	1039
关于“合生”	1041
释“门事”	1045
张山人小考	1046
跋《词谑》	1054
跋《粤讴》	1055
读《水浒传》之一得	1056
十七字诗之祖	1059
对山居诗文杂话	1064
除夕旧闻录	1066
除夕雉礼考	1067
关于钟馗	1069
桃符爆竹	1071

随时除夜淫侈	1072
除夕辟邪种种	1073
除夕风俗一斑	1074
广东俗语图解	1075
(一) 竹织鸭	1076
(二) 石罅米	1078
(三) 沙烂	1080
(四) 盲佬贴符	1083
(五) 阎罗王揸摊	1085
(六) 蛋家鸡	1087
(七) 幡竿灯笼	1090
(八) 顶趾鞋	1092
(九) 酸姜竹	1094
(十) 单料铜煲	1096
(十一) 放路溪钱	1098
(十二) 长塘街较剪	1100
(十三) 冬前腊鸭	1103
(三十二) 亚崩咬狗虱	1106
(三十三) 空袭泮塘	1108
(三十四) 亚六捉蛤	1110
(三十五) 陆云亭睇相	1112
(三十六) 肇庆荷包	1114
(三十七) 蛋家婆打仔	1116
(三十八) 亚聋送殡	1118
(三十九) 鞋桶砂	1120
(四十八) 东莞佬猜枚	1122
(四十九) 牛嚼牡丹	1124
(五 石) 两公婆见鬼	1126

戴望舒全集

(五十一) 跛妹睇戏	1128
(五十二) 褴褛衣救火	1130
(五十三) 生骨大头菜	1132
(五十四) 屎幽关刀	1134
(五十五) 陈村打大交	1136
(五十六) 屎坑三姑	1138

翻译部分

西班牙的一小时	1143
阿索林散文抄	1166
几个人物的侧影	1175
灰色的石头	1179
玛丽亚	1183
倍拿尔陀爷	1187
婀蕾丽亚的眼睛	1189
刚杜艾拉	1194
路吉亚诺思文录 (之一)	1197
路吉亚诺思文录 (之二)	1210
散文六章	1225
万县的神父	1229
在快镜头下	1233
文 学 (一)	1236
文 学 (二)	1241
艺文语录	1245
文学的迷信	1248
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	1250
许拜维艾尔论	1259
漫谈中国小说	1267

戴望舒全集

苏联文学史话	1272
结 论	1423

创作部分

夜 莺

在神秘的银月的光辉中，树叶儿啁啾地似在私语，
缱绻地似在潜行；这时候的世界，好似一个不能解答的
谜语，处处都含着幽奇和神秘的意味。

有一只可爱的夜莺在密荫深处高啭，一时那林中充满了
了她婉转的歌声。

我们慢慢地走到饶有诗意的树荫下来，悠然听了会鸟
声，望了会月色。我们同时说：“多美丽的诗境！”于是我
们便坐下来谈夜莺的故事。

“你听她的歌声是多悲凉！”我的一位朋友先说了，
“她是那伟大的太阳的使女：每天在日暮的时候，她看见
日儿的残光现着惨红的颜色，一丝丝的向辽远的西方消逝
了，悲思便充满了她幽微的心窍，所以她要整夜的悲啼着
……”

“这是不对的，”还有位朋友说，“夜莺实是月儿的爱
人：你可不听见她的情歌是怎地缠绵？她赞美着月儿，月
儿使用清辉将她拥抱着。从她的歌声，你可听不出她灵魂
是沉醉着？”

我们正想再听一会夜莺的啼声，想要她启示我们的怀
疑，但是她拍着翅儿飞去了，却将神秘作为她的礼物留给
我们。

（载《瓔珞》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三月）

我的旅伴

——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从法国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总取两条道路：一条是经东北的蒲港（Port - Bou），一条是经西北的伊隆（Irún）。从里昂出发，比较是经由蒲港的那条路近一点，可是，因为可以经过法国第四大城鲍尔陀（Bordeaux），可以穿过“平静而美丽”的伐斯各尼亚（Vasconia），可以到蒲尔哥斯（Burgos）去瞻览世界闻名的大伽蓝，可以到伐略道里兹（Válladolid）去寻访赛尔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绅士的”阿维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远，取了从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条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带着简单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贝拉式车站。择定了车厢，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位子之后，开车的时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罗大刚一人，颇有点冷清清的气象，可是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并不使我起什么怅惘之思，而况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在我梦想中已变成那样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着我。因此，旅客们的喧骚声，开车的哨子声，汽笛声，车轮徐徐的转动声，大刚的清爽的 Bon voyage 声，在我听来便好像是一阕快乐的前奏曲了。

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动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

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车窗外的风景转着圈子，展开去，像是一轴无尽的山水长卷：苍茫的云树，青翠的牧场，起伏的山峦，绵亘的耕地，这些都在我眼前飘忽过去，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地，一个小站，两个小站过去了，而我却还在窗前伫立着，出着神，一直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

一个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车厢中响着，好像是婴孩的啼声，又好像是妇女的哭声。它从我的脚边发出来；接着，又有什么东西踏在我脚上。我惊奇地回头过去：四张微笑着的脸儿。我向我的脚边望去：一只黄色的小狗。于是我离开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这使你惊奇吗，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接着便像一个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对我说起来：“我们在河沿上鸟铺前经过，于是这个小东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说它可爱吗，这头小狗？我呢，我还是喜欢猫。哦，猫！它只有两个礼拜呢，这小东西。我们还为它买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说，先生，这可不是自讨麻烦吗？——嘟嘟，别那么乱嚷乱跑！——它可弄脏了你的鞋子吗，先生？”

“没有，先生，”我说，“倒是很好玩的呢，这只小狗。”

“可不是吗？我说人人见了它会欢喜的，”我隔座的女人说，“而且人们会觉得不寂寞一点。”

是的，不寂寞。这头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锐的唤声充满了这在辘辘的车轮声中摇荡里的小小的车厢，像利刃一般地刺到我耳中。

这时，这一对夫妇忙着照顾他们新买来的小狗，给它预备牛奶，我们刚才开始的对话，便因而中止了。趁着这

个机会，我便去观察一下我的旅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养着一撮小胡子，胖胖的脸儿发着红光，好像刚喝过了酒，额上有几条皱纹，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个少年人。灰色条纹的裤子。上衣因为车厢中闷热已脱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Lacoste式丝衬衫。从他的音调中，可以听出他是马赛人或都隆一带的人。他的言语服饰举止，都显露出他是一个小rentier，一个十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者。坐在他右手的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染成金黄色的棕色的头发，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着发黄色的胭脂的颊儿，染成红色的指甲，葵黄色的衫子，鳄鱼皮的鞋子。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曾经美丽过，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发胖起来，衰老下去，她还没有忘记了她的爱装饰的老习惯。依然还保持着她的往日的是她的腿胫。在栗色的丝袜下，它们描着圆润的轮廓。

坐在我对面的胖子有四十多岁，脸儿很红润，胡须剃得光光的，满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脱去了，使劲地用一份报纸当扇子挥摇着。在他的脚边，放着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约在上车后已喝过了。他头上的搁篮上，又是两强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这种葡萄酒的作用。从他的神气看来，我猜想是开铺子的（后来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证明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自从我离开窗口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大约还没有到时候。恐怕一开口就不会停。

坐在这位胖先生旁边，缩在一隅，好像想避开别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别人的注意似的，是一个不算难看的二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儿发呆，好像流过眼泪的有点红肿的眼睛，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她也没有带什

么行李，大约只作一个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车的。

在我把我的同车厢中的人观察了一遍之后，那位有点发胖的太太已经把她的小狗喂过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现在已不呜呜地叫唤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别人地说。

“呃，这是‘新地’种，”坐在我对面的胖先生开始发言了，“你别瞧它现在那么安静，以后它脾气就会坏的，变得很凶。你们将来瞧着吧，在十六七个月之后。呃，你们住在乡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静的地方吗？”

“为什么？”两夫妇同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这是‘新地’种，是看家的好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它会很快地长大起来，长得高高的，它的耳朵，也渐渐地会拖得更长，垂下去。它会变得很凶猛。在夜里，你们把它放在门口，你们便可以敞开了大门高枕无忧地睡觉。”

“啊！”那妇人喊了一声，把那只小狗一下放在她丈夫的膝上。

“为什么，太太？”那胖子说，“能够高枕无忧，这还不好吗？而且‘新地’种是很不错的。”

“我不要这个。我们住在城里很热闹的街上，我们用不到一头守夜狗。我所要的是一只好玩的小狗，一只可以在出去散步时随手牵着的小狗，一只会使人感到不大寂寞一点的小狗。”那女人回答，接着就去埋怨她的丈夫了：“你为什么会这样糊涂！我不是已对你说过好多次了吗，我要买一头小狗玩玩？”

“我知道什么呢？”那丈夫像一个牺牲者似的回答，“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问一问伙计，而且那时离开车

的时间又很近了。是你自己指定了买的，我只不过付钱罢了。”接着对那胖先生说，“我根本就不喜欢狗。对于狗这一门，我是完全外行。我还是喜欢猫。关于猫，我还懂得一点，暹罗种，昂高拉种；狗呢，我一点也不在行。有什么办法呢！”他耸了一耸肩，不说下去了。

“啊，太太，我懂了。你所要的是那种小种狗。”那胖先生说，接着他更卖弄出他的关于狗种的渊博的知识来：“可是小种狗也有许多种，Dandie - dinmont, King Charles, Skye - terrier, Pékinois, loulou, Biehon de malt, Japonais, Bouledogue, teerier anglais à poils durs, 以及其他等等，说也说不清楚。你所要的是哪一种样子的呢？像用刀切出来的方方正正的那种小狗呢，还是长长的毛一直披到地上又遮住了脸儿的那一种？”

“不是，是那种头很大，脸上起皱，身体很胖的有点儿像小猪的那种。以前我们街上有一家人家就养了这样一只，一副蠢劲儿，怪好玩的。”

“啊啊！那叫 Bouledogue，有小种的，也有大种的。我个人不大喜欢它，正就因为它那副蠢劲儿。我个人倒喜欢 King Charles 或是 Japonais。”说到这里，他转过脸来对我说：“呃，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说，“中国人。”

“啊！”他接下去说，“其实 P | kinois 也不错，我的妹夫就养着一条。这种狗是出产在你们国里的，是吗？”

我含糊地答应了他一声，怕他再和我说下去，便拿出了小提箱中的高蒂艾（Th . Gautier）的《西班牙旅行记》来翻看。可是那位胖先生倒并没有说下去，却拿起了放在脚边的酒瓶倾瓶来喝。同时，在那一对夫妻之间，便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

快九点钟了。我到餐车中去吃饭。在吃得醺醺然地回来的时候，车厢中只剩了胖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吃夹肉面包喝葡萄酒。买狗的夫妇和黑衣的少妇都已下车去了。我问胖先生是到哪里去的。他回答我是鲍尔陀。我们于是商量定，关上了车厢的门，放下窗幔，熄了灯，各占一张长椅而卧，免得上车来的人占据了我们的座位，使我们不得安睡。商量既定，我们便都挺直了身子躺在长椅上。不到十几分钟，我便听到胖先生的呼呼的鼾声了。

(载《新中华》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